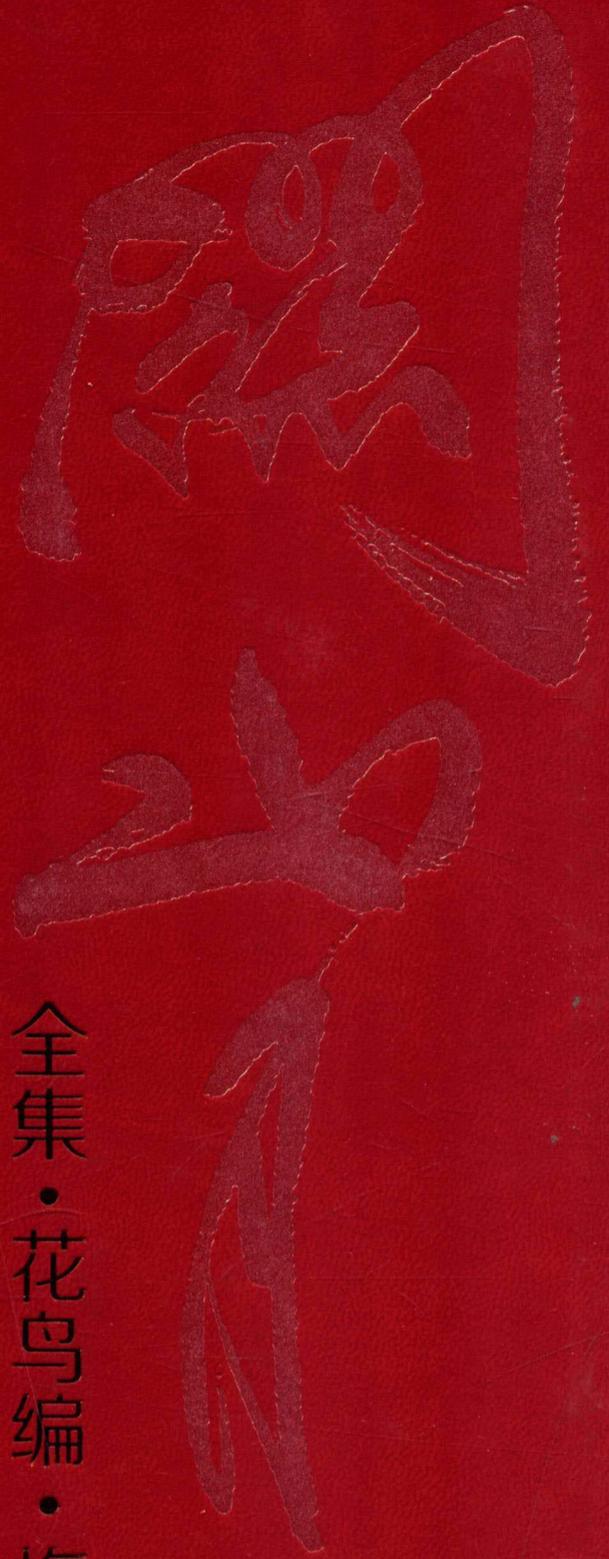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全集·花鸟编·梅花卷

关山月美术馆 编
海天出版社
广西美术出版社

關山月

全集·花鸟编·梅花卷

关山月美术馆编
海天出版社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山月全集 / 关山月美术馆编.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07-0559-3

I. ①关… II. ①关… III. ①关山月 (1912~2000)
—全集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5931号

关山月全集

GUAN SHANYUE QUANJI

关山月美术馆 编

出品人 尹昌龙 蓝小星

责任编辑 李 萌 林增雄 杨 勇 马 琳 潘海清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凌庆国

责任校对 陈宇虹 陈敏宜 肖丽新 林柳源 尚永红 陈小英

书籍装帧 图壤设计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530022)

网 址 www.htph.com.cn

www.gxfinearts.com

邮购电话 0771-5701356

印 制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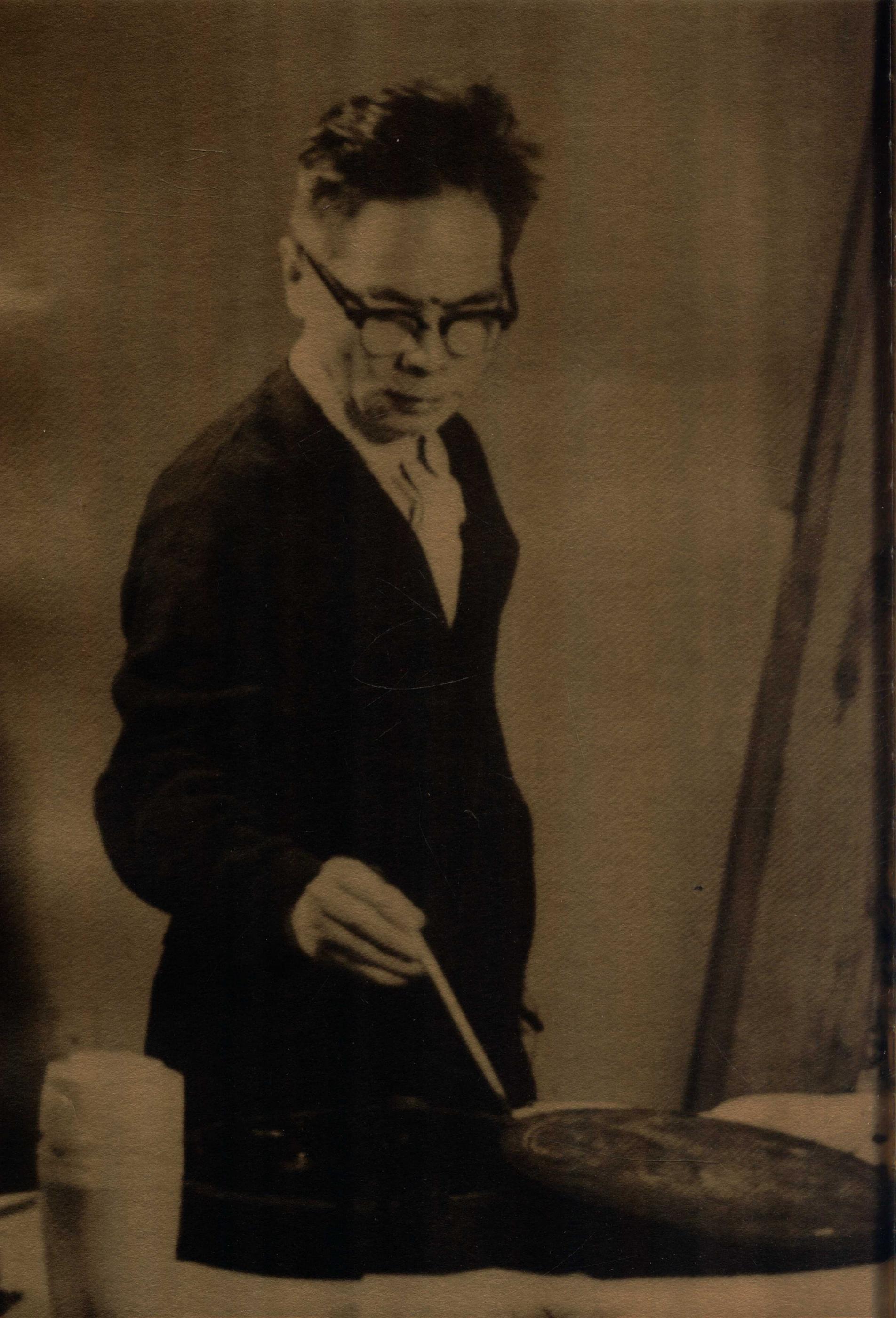
印 张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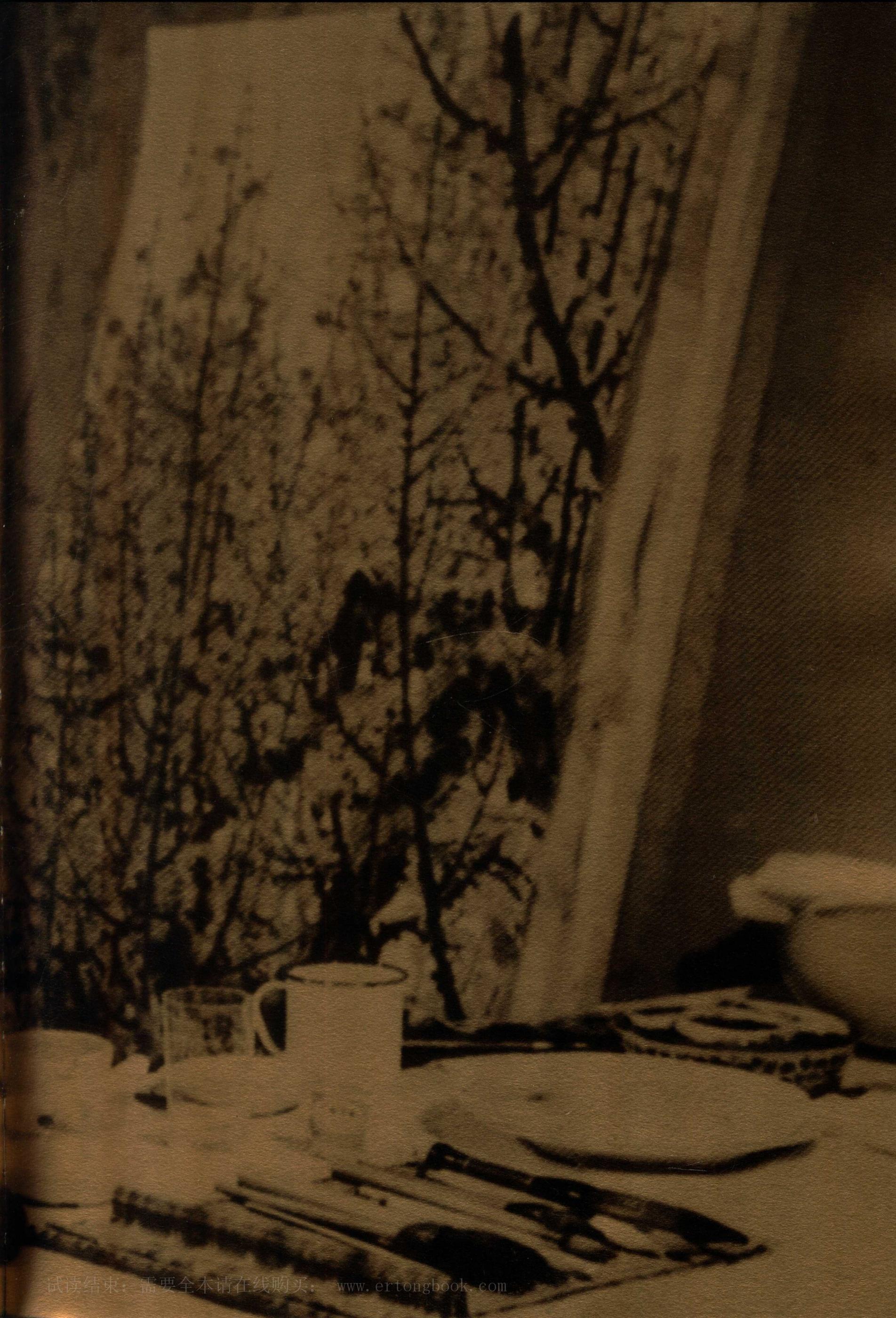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507-0559-3

定 价 8800.00元 (全套)





目录

专论

003 关山月梅花辩 / 李伟铭

图版

- 008 双清图
- 010 春梅傲雪
- 012 《咏梅》词意
- 014 《咏梅》词意（局部之一）
- 016 《咏梅》词意（局部之二）
- 018 毛主席《咏梅》词意图
- 020 毛主席《咏梅》词意图（局部）
- 022 赠玉峰同志红梅图
- 022 俏不争春
- 024 俏不争春（局部）
- 026 迎春图
- 028 迎春图
- 030 迎春图（局部之一）
- 032 迎春图（局部之二）
- 034 报春图
- 036 报春图
- 038 雪梅图
- 040 墨梅
- 042 傲雪寒梅
- 044 疏影横斜
- 046 老梅又报一年春
- 048 墨梅
- 050 红白梅
- 052 红梅
- 054 雪里寸心丹
- 056 梅花香自苦寒来
- 058 双清图
- 060 墨梅
- 062 冷艳
- 064 暗香浮动月黄昏
- 066 一枝冷艳开
- 068 疏影暗香
- 070 聊赠一枝春
- 072 赠王彦彬红梅
- 074 老梅又报一年春之一
- 074 老梅又报一年春之二
- 076 意气纵横之一
- 078 意气纵横之二
- 080 意气纵横（局部）
- 082 朱砂梅
- 084 雪梅图
- 086 朱砂梅
- 088 红梅（金笺）
- 090 一笑千家暖
- 092 一笑千家暖（局部）
- 092 一笑千家暖
- 094 雪梅
- 096 一枝清冷月明中
- 098 老梅冷艳月明中
- 100 云破月来花弄影
- 102 云破月来花弄影（局部之一）
- 104 云破月来花弄影（局部之二）
- 106 高标逸韵
- 108 梅花香自苦寒来
- 110 雪里花香沁大千
- 112 铁骨幽香
- 114 冷月寒梅
- 116 冷月寒梅（局部）
- 118 峻嶒鹤骨香中立
- 120 带月一枝花弄影
- 122 松竹梅组画之梅
- 124 松竹梅组画之梅（局部之一）
- 126 松竹梅组画之梅（局部之二）
- 128 梅魂冷月
- 130 只留清气满乾坤
- 132 乾坤万里春
- 134 国香赞

| | | | |
|-----|-------------|-----|-------------|
| 136 | 国香赞（局部之一） | 198 | 春到人间 |
| 138 | 国香赞（局部之二） | 200 | 春梅之一 |
| 140 | 冷月墨痕香 | 202 | 春梅之二 |
| 142 | 天香赞 | 204 | 春梅之二（局部） |
| 144 | 天香赞（局部） | 206 | 雪梅 |
| 146 | 梅花雪里见精神 | 208 | 春梅斗方 |
| 148 | 雪里见精神 | 210 | 寒梅伴冷月 |
| 150 | 一枝雪态 | 212 | 竹松雪月伴寒梅之三 |
| 152 | 老干新枝 | 213 | 竹松雪月伴寒梅之四 |
| 154 | 老干新枝（局部） | 214 | 春梅之三 |
| 156 | 梅龙图 | 216 | 大地盼回春 |
| 158 | 雪梅图之一 | 217 | 雪月伴寒梅（局部） |
| 158 | 雪梅图之二 | 218 | 雪月伴寒梅 |
| 160 | 雪梅图之二（局部） | 220 | 中华儿女梅精神 |
| 162 | 寒梅冷月 | 220 | 梅魂 |
| 164 | 暗香疏影 | 222 | 老梅俏笑报新春 |
| 166 | 双清图 | 224 | 寒梅伴冷月 |
| 168 | 梅花香自苦寒来 | 226 | 香港回归梅报春 |
| 170 | 墨梅 | 228 | 梅花俏笑动乾坤 |
| 172 | 雪里见精神 | 230 | 梅花俏笑动乾坤（局部） |
| 174 | 寒梅伴冷月 | 232 | 铁骨傲冰雪 |
| 175 | 寒梅伴冷月（局部） | 234 | 十六字令·梅 |
| 176 | 雪里见精神 | 236 | 傲雪红梅俏大千 |
| 178 | 雪里见精神（局部） | 237 | 雪梅俏笑报新春（局部） |
| 178 | 铁干撑天地 | 238 | 雪梅俏笑报新春 |
| 180 | 飞雪迎春 | 240 | 墨梅 |
| 182 | 寒梅伴冷月 | 242 | 梅花盛放庆千禧 |
| 184 | 双清图 | 244 | 迎春吐艳 |
| 186 | 寒梅伴冷月 | 246 | 梅花俏笑新世纪 |
| 188 | 寒梅伴冷月 | 248 | 老梅俏笑庆千禧 |
| 190 | 一笑暖千家 | 250 | 老梅俏笑庆千禧（局部） |
| 192 | 一笑暖千家（局部之一） | 252 | 报春图 |
| 194 | 一笑暖千家（局部之二） | 254 | 春梅旭日新纪元 |
| 196 | 寒梅傲雪图 | 256 | 梅花俏笑报春开 |
| 197 | 春到人间（局部） | | |

| 专 论 |



关山月梅花辩

李伟铭

关山月什么时候开始画梅花？不清楚。

关山月开始引人注目的画梅作品，应该是1962年所画的《报春图》。在有些图录中，《报春图》也题为《〈咏梅〉词意（飞雪迎春到）》（图1）。也许，当年老少能诵的毛泽东诗词，现在不少读者已经非常陌生了，现将其与本文有关的《卜算子·咏梅》引录如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词写于1961年12月，它还有一个小序：“读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为了突出与陆游完全不同的襟怀抱负，毛泽东在大作发表的时候，还将同题陆游词缀录其后：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不言而喻，梅花还是梅花，但因时代不同，身世、心境和所处社会地位有别，从梅花中看到的诗意和获得的认同感迥然有别，并不奇怪。毛泽东，开国元勋之尊，耸峙万仞，在傲雪欺霜的梅花那里，他看到的是一个革命的胜利者的形象；陆游，落魄文人，踟躕于穷途末路，除了孤芳自赏，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够理解他那份穷愁怨绪呢？所以，自叹自惜化为“咏梅”主题，也在情理之中。

自从梅花名列“四君子”榜首以来，多愁善感一族，从梅花单薄的花瓣中，多半嗅到的也就是陆游词提示的那么一种苦涩的芬芳。有趣的是，苏东坡赏梅，不忘怜香惜玉：“殷勤小梅花，仿佛吴姬面。暗香随我去，回首惊千片。”传诵千古的林和靖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景，何尝不是写人——以一种怯生生甚至不无羞涩的心态，蹑手蹑脚地接近高不可攀的梅花倩影。

于是，像临风飘举的白鹤，瘦削、轻清、幽独、高洁，也就成了长期以来涉指“梅花”的专利语境。“昨夜尖风几阵寒，心知尤物久难留。枝疏似被金刀剪，片细疑经玉杵残。”（刘克庄）“罗浮梦断杳无踪，冰雪仙姿两相逢。缟袂怯单寒后袭，粉妆嫌薄晓来浓。”（吴澄）——诗人笔下的梅花，宛若呵气即化的轻雾或一梦已逝的情人——在吴澄那里甚至被赋予了那么一些“鬼气”。如老杜的“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杜甫）这样的浊重、苍老，已是异数！

就一种大体的情形而言，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国文化谱系中，“梅花”扮演的角色，不是洁身自好、高蹈远引的君子，便是冰清玉洁、可爱不可亵的女子。“画梅”，当然不能独立于这种经典的文化品位之外。文献中记载的李正臣继崔白之后，“不作桃李浮艳，一意写梅，深得水边林下之致”（《芥子园画谱——画梅浅说》），也是这种经典品位的注脚。当然，岁月嬗递，品位不能没有丝毫的变化。觉得“梅花愈老愈精神”的金冬心，画梅一若哑黯入定的老衲。近世名家吴昌硕、齐白石笔下的梅花，真个是老笔纷披之古籀或直截了当之篆刻。以画论画，后者距离古道，明显越来越远了。

经典是人创造的，何况毛泽东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他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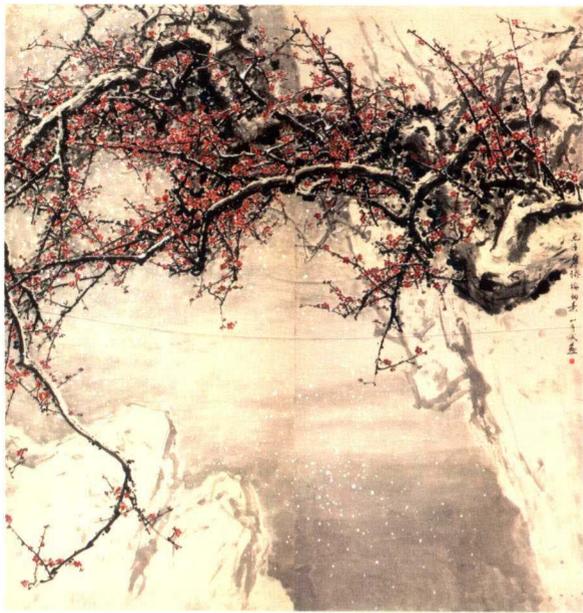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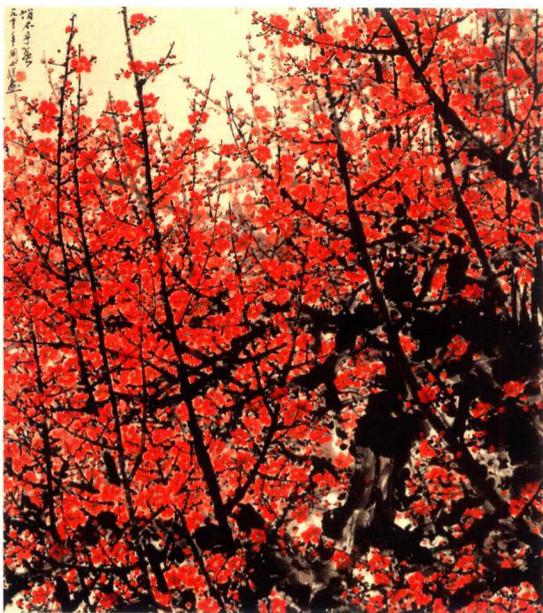


图2



图3

的梅花，既是自然时序更替的亲历者，也是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风云的见证人。关山月《报春图》所要称赞的，正是毛泽东那种富于挑战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件在“文革”中为他带来厄运的作品，据实而言，“梅花”仅仅是点题之笔，真正富于说服力的是背景的铺垫：奇峭险绝的百丈悬崖冰雪，才是梅花之所以为“俏”和“俏”得令人惊心动魄的理由之所在。作为读者，与其说我们是在“赏梅”，倒不如说我们正在“瞻仰”一个现代革命英雄主义者的精神归宿。而从学理上来说，源自关氏山水画风格的构图及其霸悍不可一世的用笔力度，则是直接构成“关梅”趋近于“毛梅”的推动力。关氏一反古人画梅遗意，其智慧的源泉不仅来自毛泽东的革命哲学的启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山水画家，他充分地发挥了善于营造整体氛围的艺术语言技巧。如《报春图》所示，由于突出了冰封雪冻、峰岳峥嵘的特殊环境，“梅花”作为一个现代革命英雄的品格与风度，才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强调。

奇险的构图、雄健的笔力，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在整体上追求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疾速运动的节奏，是关氏画梅的风格特征。陈子庄在《石壶画语录》中，曾对关氏画梅的美学价值提出质疑。其实，陈氏追求笔墨、意境的轻清、冲淡，与关氏强调的刚健、霸悍南辕北辙。后者所画，不入前者之眼，容易理解。不过，若以陈氏之规，度关氏之矩，则未免有失公道，反之亦然。在这里，笔者感兴趣的，仅仅是决定关氏选择的那些细节。众所周知，《报春图》所以在“文革”中受到激烈批判，并非缘乎关氏无可非议的革命动机，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现代文字狱的制造者看来，画中由上而下倒挂生长的梅花，即“倒梅”，使人联想到革命时代一个无法容忍的字眼——“倒霉”。而从构图上来看，强调倒挂的梅枝与拔地而起的冰封雪岳逆向的力度冲突，正是关氏别出心裁的匠心所在。在他差不多同一时期完成的作品如《疾风知劲草》、《东风》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令人错愕的形式语言。然而，毕竟“倒霉”的教训太深刻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关氏复出画坛，所画梅花，一反旧态：花繁枝密，枝枝挺拔向上——赞美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扩大而为歌颂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图2、图3）。个中意蕴，还有赵朴初词为证：

对飘风骤雪乱群山，
仰首看梅花。

叹凌空铁骨，
荡胸灵气，
眩目明霞。
任汝冰悬百丈，
一笑暖千家。
不尽春消息，
传向天涯！

且试登高临远，
望丛林烈焰，
大漠惊沙。
指冬云破处，
残霸枉纷拏。
春弥天红旗一色，
听四方八面起欢呼。
愿长此，
乔松劲健，
新竹清嘉。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咏梅，调寄《八声甘州》，山月同志为作画，并属题。朴初。

“赵词”、“关画”表明，这种主题的转移，正是通过相应的形式的变化，得到两全其美的实现。关山月是人，不是“神”，他毕竟无法用自己的画笔，来改变他所处的时代被某种“革命的迷狂”推向极致的美学标准。

众所周知，在那个处于非常时态的“革命”时代，在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园地中，允许艺术家栽培和发挥想象力的物种，除了搏击长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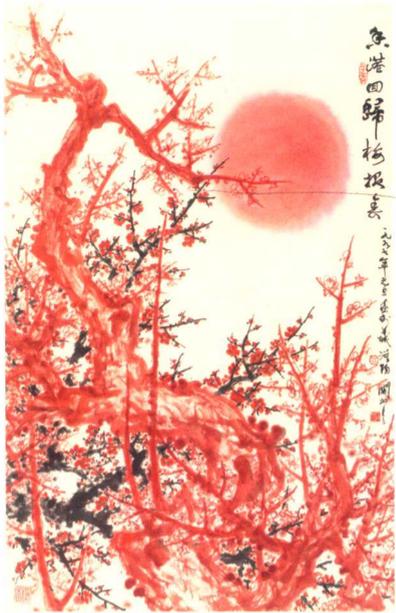


图4



图5

的“苍鹰”、傲雪怒放的“红梅”和宛若革命圣火的杜鹃花——“映山红”，大概没有别的选择。与其说，关山月从一开始就热爱画梅，倒不如说，“梅花”选择了关山月。20世纪70年代的关氏梅花，固然为作者赢得了家喻户晓的巨大声誉，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始不能看成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有效方式。易言之，最能够体现关氏画梅的创造性的作品并非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那种铺天盖地，繁密得无以复加的红花和枝枝挺拔向上的嫩条，束缚和掩盖了关氏奇崛峥嵘的个人气质。关氏画梅的创造性获得真正充分的释放，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后，特别是在丁卯（1987年）除夕在六尺旧纸上用乾隆古墨所画的那件题为《天香赞》的长卷中，关氏以迅雷奔骤的取势和犷厉恣肆的笔法，画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艺术家胸中的郁勃之气。与20世纪70年代的画梅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花头减少了，挺拔的嫩条一变而为披鳞带甲的古干和奇崛刚健的老枝。关氏也尝试纯以朱砂写梅，但并不多作，相反，他更乐于选择墨梅。他显然不再拘于朱砂为花、焦墨作干那种在视觉上两极反差强烈的形式，强调用笔、用墨的力度和层次，使其画梅在视觉和节奏感上出现了更为丰富的变化。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关氏在《天香赞》题跋中写道：“画梅不怕倒霉灾，又遇龙年喜气来。意写龙梅腾老干，梅花莫问为谁开。”可以肯定，在关氏这里，“莫问为谁开”并非漫无目的地信手涂抹。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变化时刻，仍然可以看到关氏以“画梅”这一形式来抒发他的内心情怀——如《香港回归梅报春》（图4），但也必须承认，那种历经劫火、劫后犹存的大自在心境，无疑是促成其放笔直取的内驱力。

显而易见，关氏画梅的美学风格，是其山水画艺术合乎逻辑的延伸。正像他特别善于驾驭巨幅山水画创作一样，其最为引人注目的画梅之作经常是一些寻丈巨制。1987年画于羊城流花湖畔的《国香赞》（图5），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件巨幅山水画。笔者当年曾有机会目睹这件作品完成的过程，发现他也像画山水一样信守“九朽一罢”的原则，先设计草图，反复推敲画面体势大要包括款题位置，再据草图用木炭在宣纸上确定画面构图，然后才大胆落墨。绘画过程中，又并非依循草图，而是根据笔墨走势随时作出适当的调整。《国香赞》，原定用墨线圈

勾白梅，但画了一半，发现视觉效果并不理想，乃改用朱砂勾勒，这样就出现了同一株梅，混用墨、色勾花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关氏创作过程中动脑的时间往往多于动手的时间，他经常远距离观照画面，不断调换观照角度，有时也会征询周围的人的意见，认真思考，考虑成熟后才抓笔落墨。其选择绘画枝干的毛笔，看上去应是陈白沙喜用的“茅龙”；写巨干，笔锋常作侧卧拖曳，细枝则逆锋缓行，以臂运腕，似乎运用了全身的力量。

必须承认，关氏画梅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画梅谱系中的“新品种”，传统梅花之作固然没有关氏这样的鸿篇巨制，关氏犷厉张扬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也很难在崇尚温柔含蓄的经典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徐青藤有云：“从来不写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这种任才使气的胸襟，也许能催生出不同一格、旷绝千古的杰作，但在青藤传世的梅花中，毕竟无缘看到画如所言的痕迹。据说，传世青藤的设色梅花，仅得两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那一件，无非是栖身四尺三开条幅，聊可插瓶的折枝嫩条而已，远不能再现青藤天风吹海雨一样的怀抱。关山月呢？关于他的梅花，肯定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但我可以肯定，正像“革命”是一个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古老概念一样，关山月笔下的梅花——“关梅”——也是对传统画梅艺术的一种新的诠释，只要艺术史还没有全部丧失其实事求是的品格，关氏的梅花就应该占有令人无法漠视的一席。

1999年12月9日初稿于青崖书屋
（原刊《天香赞——关山月梅花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

| 图 版 |

双清图

1960年

110 cm × 34.8 cm

纸本设色

私人藏

款识：又常同志将旧藏古纸见赠，若获至宝，愧无以为谢，急就成此聊作纪念耳，并希教正。一九六〇年春月于珠江之滨。关山月并识。

印章：关山月（朱文）



又常月忘將舊藏古碑見於茲
長正 一九二五年冬月
珠江 頌 吳山月 誌
意就其此聊 以紀念
呈希

春梅傲雪

1962年

154 cm × 77.8 cm

纸本设色

私人藏

款识：春梅傲雪。一九六二年岁冬，关山月画于羊城隔山书室。

印章：关山月（白文）岭南人（朱文）六十年代（朱文）